

冯德胜

死亡诱惑

北方文艺出版社



死亡诱惑

冯德胜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 新登字第 7 号

责任编辑: 王润生

装帧设计: 安 璐

责任印制: 郭淑杰

死亡诱惑

Siwang Youhuo

冯 德 胜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32 · 印张 9.5 · 插页 2 字数 198 000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5317-1004-8/I · 988 定价: 12.80 元

印装如有差错直接退印刷厂调换

(地址: 阿城市通城街)

内 容 举 要

这是云南哈尼族作家冯德胜先生创作的一部反映我西南边防缉毒队与境外蝙蝠帮贩毒集团斗争的长篇。

在国际刑警组织协助下，缉毒队副队长洪雨冒名顶替毒贩薄文，打入蝙蝠帮匪穴，不料，其母惨遭蝙蝠帮杀害。在他与女毒枭莎舟周旋之际，蝙蝠帮匪首蚩龙潜入我国境内，侮辱利诱洪雨的恋人乔月娜，乔月娜则以满足主管缉毒工作的陈德富副局长的贪色之欲而获取情报；爱妻惨遭蝙蝠帮暗杀的缉毒队队长达飞在指挥打击武装贩毒匪徒战斗中，陷入迷茫……在敌中有我、我中有敌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在狡诈与智慧、性欲与爱情、肉体与灵魂的纵横交织中，双方展开了一场有声的与无声

的殊死较量。

洪雨如何摆脱女毒枭的性欲纠缠？女毒枭如何识别薄文即是洪雨？达飞在迷茫中如何指挥作战？蚩龙如何施计贩运海洛因？……情节扑朔迷离，起伏跌宕，扣人心弦；通篇以五个主要人物自述的形式，娓娓道出心声，推波助澜，使其更具可读性。

这部长篇写缉毒，又不止是写缉毒，直面人生，直面社会，细细品味，给人以深思。

人物自述目次

达 飞	洪雨要与女魔鬼较量	1
莎 舟	我要让你们栽在我手里	5
洪 雨	莎舟真是个阴毒的女魔头	53
达 飞	蝙蝠帮杀害了我的爱妻	77
洪 雨	淫妇大肆向我挑逗	88
乔月娜	我被拉下水，又拉他下水	95
蚩 龙	我佩服莎舟这个娘们儿	105
达 飞	我们内部是不是有奸细	117
洪 雨	我偷听女魔头的秘密	129
达 飞	蝙蝠帮的毒谋诡计	138
蚩 龙	我跟达飞、洪雨一块儿死	142
达 飞	胜利，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146
莎 舟	他主动上钩，我好不惊喜	153
乔月娜	我浑身颤抖，心在呼叫	163
洪 雨	女魔头半夜请我看戏	168

达 飞	我读了他的日记	180
乔月娜	洪雨，我整个儿都属于你	188
洪 雨	一切在昏昏沉沉中进行	192
莎 舟	我怀疑你是中国警察	199
乔月娜	洪雨，我到底该怎么办	232
达 飞	忽然闪出一个可怕的念头	239
洪 雨	淫妇在酒里下了淫幻药	245
乔月娜	这个女魔鬼太狠毒了	253
莎 舟	薄文会不会就是洪雨	259
洪 雨	女魔头指出我就是洪雨	263
莎 舟	好事接连不断，感谢苍天	273
洪 雨	我送走阿妈的英灵	277
达 飞	口袋里的血战	289
莎 舟	苍天哪，我可怎么活呀	293
洪 雨	我还要继续搏斗.....	299

达 飞

洪雨要与女魔鬼较量

气势磅礴云雾涌动的崇山峻岭一座连一座，遮天蔽日的参天古木覆盖着大地，雾霭锁住陡峭的颠峰，铺满绿色青苔的茅道一直伸向崇山峻岭。

我带着缉毒队向茅道纵深处快速挺进，猿猴虎豹的呼嚎声令人毛骨悚然，气氛也就更加紧张。

突然，前方哈尼寨传来哭叫声。

“快，跑步进寨！”我挥着手，大声命令。

战士们像离弦的箭，飞快地向山后的哭泣声冲去。不一会儿，我和战士们冲进缉毒队副队长洪雨家。

我惊呆了，满屋都是被匪徒摔坏的坛罐碎片，洪雨的老母亲躺在血泊里，双眼已被挖去……

在场的乡亲们，有的痛哭，有的抽泣，有的大骂蝙蝠帮匪徒没有人性……

我扑到老人身旁跪下去，将老人家的尸首抱在怀中，悲痛万分，发誓说：“洪大妈，缉毒队一定要为你报仇，斩尽杀绝万恶的蝙蝠帮匪徒！”

缉毒队的战士悲愤填膺，怒吼：

“消灭匪徒！”

“为大妈报仇！”

怒吼声像炒爆了的爆豆在哈尼寨炸响。接着，全体战士鸣枪，脱帽向洪雨的母亲默哀。

处理完老人后事，我把洪雨母亲被蝙蝠帮匪徒杀害的详情情况向林青局长、陈德富副局长做了汇报。

两位局长指示：对窜入我国境内杀人贩毒的蝙蝠帮匪徒决不心慈手软，见一个消灭一个，见两个消灭一双……

我感到蹊跷，脑海里闪着一个又一个的疑问：洪雨前天刚离开缉毒队，蝙蝠帮匪徒为什么昨晚就对他母亲下毒手？难道洪雨要打入蝙蝠帮老巢大黑山的消息走漏了？

不可能，绝不可能！因为洪雨的秘密行动只有他本人、林青局长和我知道。

我没有向任何人，包括缉毒队四个分队长田义、范进辉、陆江明、刘峻山漏过半个字。

林青局长更不可能走漏消息。

难道洪雨本人……他与局秘书科的乔月娜正谈恋爱，也

许热恋中的洪雨不注意……不会的，洪雨的沉稳是出了名的。他是缉毒队的“小诸葛”，他时刻都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排除这种种情况的可能性，显而易见，蝙蝠帮匪徒杀害老人的企图就是“杀一儆百”。

蝙蝠帮匪首蚩龙、莎舟对缉毒队、对我这个缉毒大队队长、对副队长洪雨恨之入骨。以前，他们杀害了我的妻子唐芸；如今，又杀害洪雨的老母亲，妄图以此来“儆”缉毒队、“儆”我、“儆”洪雨，真是白日做梦！

灭绝人性的蝙蝠帮匪徒其巢穴在境外，他们在那里制毒，潜入我国境内贩毒，转卖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活动日渐猖獗。在遭受我们缉毒大队与武警部队联合行动的沉重打击之后，他们改变了策略，由“大股行动”变为“小股行动”，又装备上了现代化的通讯器材、现代化的武器……

他们人少，则行动灵便；有现代化通讯设备，则消息快捷。如果我们再采取联合行动进行大规模的搜捕、追捕，他们就望风而逃，逃得比野兔还快，加之又熟悉山路，很快就会钻进原始森林里。我们追捕无疑是大海捞针，极难奏效。即使紧追不放，他们窜到境外，我们则不能再追了。

如果我们也采取小股行动进行追捕，匪徒在暗处，我们在明处，且不说从“地利”上对我们不利，还要特别提防匪徒给我们来个“包饺子”。当然，我们也采取化解“地利”上对我们不利的办法，也采取了反“包饺子”的措施，可是，匪徒们一窜到境外，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于是，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发动群众，加强村寨的治安，查找匪徒的秘密据点；加强边防巡逻，缉毒大队与武

警部队密切配合，增强协同作战能力；加强同国际刑警组织的协作，必要时采取联合行动……

前不久，我们与国际刑警组织协作，抓住一条重要线索，并于前天派洪雨去打入蝙蝠帮巢穴……

不料，洪雨走后的第二天夜晚，他的老母亲惨遭蝙蝠帮匪徒杀害。洪雨这个大孝子若是听到这一噩耗，不知道该有多么悲痛！

据掌握，蚩龙虽然是蝙蝠帮的大帮主，但真正说了算的却是二帮主莎舟。莎舟这个女魔头极为阴险狡诈，且善于利用色身做诱饵，以此达到其目的……

洪雨此行就是要与这样一个女魔鬼打交道，无疑，他将面临重重艰难与危险……

莎 舟

我要让你们栽在我手里

近来，蝙蝠帮行动不利，遭到达飞、洪雨率领的缉毒队沉重打击，丢了海洛因不算，几个弟兄的命都贴进去了。我要蚩龙停止这种鲁莽行动，蚩龙却固执己见。

前些天，他一意孤行，潜入中国边境后还没等行动，就被缉毒队发现，撵得屁滚尿流。

蚩龙屁股上挨了一枪，几个弟兄护架着他，像拖死狗一般将他拖架着回到大黑山。

我看着那群残兵败将，气不打一处来。蝙蝠帮被这群残兵败将弄得威风扫地。

活在世上，面子不可辱。于是，一个杀人计划在我脑海里形成：我要派杀手将哈尼寨洪

雨的老母杀掉。

这样做用意有二：一是警告达飞、洪雨跟蝙蝠帮作对没有好下场；二是挽回蝙蝠帮这几次行动失败的面子。

过去，别说杀人，杀一只鸡我都心惧。如今，杀一个人如同我在街市上看一场热闹，一点儿恐惧的心态都没有。我不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变成这般凶残冷酷无情。

高级动物的人，一旦失去了良知，变得比魔鬼还凶残。我就是这样。

本来，派杀手去杀一个鬓发苍苍的老人，这是天打雷劈的罪恶。但作为我来说，人类应有的那点儿良知早已遗失了。准确一点儿说，是从认识蚩龙之后开始的……

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个人正在看电视，突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

我拿起话筒还没问对方，对方却大声叫道：“莎舟，能来凤尾竹夜总会玩儿吗？”

“你是谁？”我对这种无理邀请特别反感，于是气急败坏地问。

“我是谁，你都听不出来了？你的老同学付义！”

“怎么，不是说你去日本学习去了吗？”我感到很意外，也感到很高兴。

“海外学子回国了！”付义逗趣儿地说。

“什么时候回来的？”

“昨天。”

“你在什么地方给我打的电话？”

“老地方，我在凤尾竹夜总会大门口等你。”

“这就去。”

“快点儿！别让我望穿秋水，猫抓心肝。”

“酸溜溜的……”

“对你……”

“我不爱听。”说着，我放下话筒，关了电视机开关，走到梳妆台前，甜丝丝笑咪咪地对着镜子画画眉，涂上口红，换好裙子。

打扮完毕，我骑上“木兰”加大油门，摩托像一匹野马似的朝着辉煌璀璨的繁华宽敞的人民大街直冲而去。

“莎舟！”付义站在凤尾竹夜总会门前大声喊着我。

我锁上“木兰”，问：“今天怎么会想到到这地方玩儿？”

“几个朋友要为我回国洗尘。”

“喊我来当你的陪衬。”

“也许是吧！”

“你这人真有意思！”

“是吗？”

我俩有说有笑，似一对情侣进了夜总会大门。

“他们都在舞厅等我们。”付义说。

我没有出声，由他挽着手腕朝舞厅走去。

舞厅富丽堂皇，宽敞的大厅正中悬吊着不断变换色彩的大吊灯。磨得光洁发亮的柚木地板和紫色天鹅绒的帷幔，使整个大厅里显得溢彩迷离。舞厅前台上，乐队奏着优美典雅的华尔兹舞曲，那美妙的音乐节奏，犹如磁铁一般吸引着一对对情侣尽兴曼舞。

在舞池里，把舞伴儿搂抱得紧紧的显得荡气消魂的几个男人，看见付义和我，友好地朝我俩点点头。

“进舞池吧！”付义提议。

本来，我有点儿累，想静静地坐着休息一会儿，碍于付义的面子，我没有拒绝，由他带着款款入池。舞池里的女人都向我投来嫉妒的目光。

说句实话，我长得很美，舞又跳得轻盈而富有韵味，小心眼儿的女人们哪有不嫉妒之理？

舞曲结束了。舞池中，一个一脸横肉的太个儿男人挥着手神气十足地大声叫嚷：“先生们！女士们！第一个节目演出到此结束，第二个节目到餐厅里进行。”

“这个大个子是我朋友大牛的朋友，名叫蚩龙，他可发了，今晚的一切费用都是他掏腰包。”付义低声向我说。

“看他神气十足的样子，我就知道他是个大款。”

“现在就是这些人吃得开，混得有模有样。”付义自惭形秽地说。

“有钱咋样？能把地球倒转了不成？”看着付义酸溜溜的样子，我不服气地说。

“莎舟，当今社会什么最伟大？钱最伟大。古语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话是有道理的，要不然像有的市副市长那样的大官，吃不愁，穿不愁，贪污国家的上百万公款干什么？”

“钱固然重要，它能让人花天酒地地过日子，但我就看不惯像蚩龙这样的大款，兜儿里有几个臭钱，似乎世界的主宰就是他了。”

“有什么办法，人家有钱说话粗，腰板硬。我也要赚钱，我就不信我不如一个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劳改犯。”

“他劳改过？”

“他从劳改农场释放回来，钻政策空子，搞了个专门贩卖化肥的‘腾宏’有限公司，才几年，就大发了。”

“黑心钱，少赚为好。”我说。

“什么黑心红心的，能把钱弄到自个儿的兜儿里，那就是本事。”

“付义，说说可以，你可千万不能这样干呀！”

“我走的地方多，见的世面也多了。莎舟，不瞒你说，钱，我是要想办法赚的，但你放心，我不会犯事儿。”

这时，付义的朋友大牛从楼梯拐弯处冲进舞池，一手拽着我的胳膊，一手拽着付义的胳膊，大声说：“哎呀！你俩有什么说不完的，大家都去餐厅了，你俩还在这儿亲热，走走走！快走！”

餐厅里，灯光雪亮，人声嘈杂。服务小姐燕子似的穿来穿去地忙碌。餐桌前衣冠楚楚的男女宾客围着美味佳肴直往嘴里送，那样子好像是一群屎壳螂趴在桌面上争食。

“我提议，为我们的舞蹈皇后莎舟小姐的光临干一杯！”蚩龙邪淫淫地望着我，从座位上起身，端起酒杯大声叫嚷。

客人们起身端酒杯立即喝彩：“为莎舟小姐干杯！”

我没有思想准备，被这种场面弄得尴尬而无所适从。

“诸位，我替莎舟小姐领大家的情。”付义说着将端在手里的酒一饮而尽，替我解围。

“不，我们要莎舟小姐同我们一起干杯！”众人七嘴八舌

地叫喊。

我想，不喝酒，这道关是过不去了。于是，我举起酒杯大声道：“谢谢大家看得起我！”说完，我将酒杯一举，咕噜噜将酒喝了下去。

“英雄！”

“豪爽！”

众人纷纷伸出拇指赞扬。

“诸位，莎舟小姐给了我很大的面子！喝，大家痛痛快快地喝。”蚩龙容光焕发。

人们喝光了杯里的酒，都坐了下来。顿时，出现了难得的寂静，只有轻微的筷子叭叭叭往嘴里送菜的声音。

突然，一个怒气冲冲的男人冲到第五桌一个漂亮女人身后，狮子般吼道：“骚货！你这个找野男人的骚货，我今天不打死你，不算男人！”吼着，那男人啪啪往女人脸上扇耳光。

“王八蛋，你敢扫老子的酒兴，不给你点儿厉害尝尝，你不知道锅是铁铸的！”蚩龙从漂亮女人身旁站了起来，扭住男人的手腕。

“蚩龙，你这个大流氓，你以为兜儿里有几个臭钱就为所欲为，就拐别人的老婆！”那男人破口大骂。

“哼哼！”蚩龙冷笑一声，抖动着两条粗眉，问那男人：“不错，她是你女人，你给她多少钱？你给了她多少幸福？她已经打了离婚报告，要跟你离婚，你装什么聋？装什么哑？”

那男人张着嘴巴，半天说不出话来。

“半年后，她不再是你的老婆了，懂吗？懂法律吗？”蚩龙冲那男人说。